

《诗漫注》

诉诸暴力

灵台无物谓之清，寂寂全无一念生。
猿马牢收休放荡，精神谨慎莫峥嵘。
除六贼，悟三乘，万缘都罢自分明。
色邪永灭超真界，坐享西方极乐城。

这首诗是对修行前途的展望，可不是说玄奘和老孙的修行现状、也不是对他们的近期要求。

前面咱们之所以算来算去，无非是想考校一个问题，就是菩萨她老人家到底是如何环环相扣的、让孙悟空和玄奘两个人，在互相激发中、展现出来自己深藏不露的龌龊观念的。其实把小说看完的读者都知道，这一切，包括那些看起来是菩萨都奈何不了的妖魔鬼怪，其实，都是菩萨安排的而已。前面的蝎子精、后面的六耳猕猴，

不会有人真的以为，菩萨奈何不了它们、识别不出来真假吧？菩萨是出考题的、是菩萨不能参与、不能说破、让玄奘他们没机会磨炼。那你说，菩萨不也经常现身、提供线索、甚至出手解决吗？是呀，可是你分析一下，菩萨都是什么状况下才出来的嘛。

贼人为什么要把玄奘吊起来，给远方的传说中的携金带银的小徒弟看的吗？贼人可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，玄奘也是这么认为。实际上，如果不吊起来，孙悟空就没有变化之后耍弄一番、打杀贼人的事情了。那就是三个家伙撞将上来，把一伙儿贼匪给吓得屁滚尿流的跑光光了。后面一连串的大难、六耳猕猴、小雷音，就没有了导火索。

孙悟空变化了小和尚前来晃荡，是玄奘预料不到的。玄奘只是为了逃避贼匪的殴打，才口不择言的信口雌黄，含沙射影的把祸水导向了个头矮小的孙悟空，他说：

“二位大王，且莫动手。我有个小徒弟，在后面就到。他身上有几两银子，把与你罢。” 举起的棍子还没落下

了，他就这样落花流水了，这样毫无气节的贼人都颇为不齿：“这和尚是也吃不得亏，……”但是，显然贼人并没有按照玄奘预期的，出卖了部下，就会放了他这个领导逃命去，贼人显然是把他这种小算盘看得透透的，接着就吩咐到：“且捆起来。”这下玄奘可傻了眼。在中国，出卖自家人，一般都会得到回报奖赏的嘛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咱出卖的不够多，不够彻底？

既然这样，那么，等到孙悟空变化的小和尚到来之后，为了自我解救，玄奘这样跟小徒弟商量：“不然，把这匹马送与他罢。”孙悟空听到之后，给气得笑了。但是为了自我解救，玄奘已经豁出去了，继续寻找可出卖之物：“他打的我急了，没奈何，把你供出来也。……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，且教道莫打我……”

孙悟空被气得无奈的原因，是什么呢？行者道：“师父不济。天下也有和尚，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。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，谁教你把这龙马送人？！”

孙行者只知道这老哥儿不济，孙行者不知道，遇见贼人的时候，三藏是多么的搞笑。开始是吓得掉在路边草科里闭着眼睛大喊饶命，贼人说不劫性命只劫财物，眼见得凶神恶煞模样的两个贼首，他开始战战兢兢的自报家门，不过，说着说着，他反而胆气壮起来，敢于跟贼人讨价还价了：要钱没有、衣服不给，要是抢了我害了我，你要下辈子变畜生哩。等到贼匪举起棍子，他立刻改变姿态，把祸水引向了孙悟空，从而避免了一顿臭揍。等到孙悟空来了，就跟孙悟空协商用马匹换取性命的划算买卖。孙行者以许诺的财宝换下来玄奘的性命，玄奘又不说把马匹给贼人了，而是抢了马匹夺路飞奔而去。改用孙行者的性命来给自己垫底了。

按道理说，这玄奘见风使舵、顺水推舟，应该说是挺精明的嘛，怎么说他搞笑呢？因为呀，他这是，市侩的精明。不要以为，修行中，遇见市侩、遇见这种流氓无产者，就可以用市侩的精明来对付了。那是断然不行的。虽然面对的是贼匪，虽然应该用贼匪这个层面能理解的语言来沟通，但是，真正要他回答的，绝对是修行层面

的问题。修行的层面，不是高于俗世层面的么，你怎么能用世俗中也认为低俗的市侩的精明，来处理修行的问题呢？那你不是猪八戒的水平了嘛。可是这一刻，玄奘的水平，的确还不如猪八戒呢，老猪一向喜欢耍小聪明耍滑头，但是老猪并不喜欢嫁祸于他人呀。老猪的问题，是智慧被业力执著屏蔽了，表面有点聪明其实很笨的那种智商下降，老猪的快乐和烦恼，有点像低龄低智儿童那种快乐烦恼，如果你看过电影《第八日》中的男主角乔治先生，或许就更明白了。不光老猪不爱嫁祸，就连这一群贼人，也没有表现出来嫁祸于人的倾向，甚至，还表现出来有财大家分、见者即有份的原始的朴素的共产主义作风来。你看这伙贼人，当孙悟空提议三三开，贼匪首长还非常表示理解的支持孙悟空攒个小金库呢。

这伙小毛贼，让三藏如此不堪，着实让行者恼火，三藏的不堪，一样让行者失望和恼火。这不但让老孙的心里引发了要打杀这伙毛贼的构思，还埋下了要跟三藏对着干的种子。

行者打杀毛贼，有合理的一面，这伙强人作恶多端，杀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但是，这不是大家伙儿在修行嘛。修行呢就考虑的不是单一层面的通过外在力量的善恶必报，而是应该像菩萨那种态度，虽然作恶多端，也尽力挽救一下。

玄奘教训孙悟空，也有合理的一面，就是说对于恶人，也要想办法挽救为要，打杀能解决问题解决恶人，也或许能吓住恶人阻止恶人行恶，却不能让恶人变好人。让坏人变好人、让好人变成更好的人，才是佛家的心怀。

但是，您肯定发现了，玄奘跟他呵斥责骂、用念咒修理的行者一样，一方面理论上懂得应该慈悲，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实践慈悲，甚至是、所言所行，跟慈悲是背道而驰的。三藏对于老孙的暴行，只是一味埋怨，不跟老孙讲为什么要慈悲为怀的道理。因为他，根本就讲不出来，不懂哩。老孙跟三藏一样，面对贼匪的暴行，只是一味的暴力打杀。面对女儿国那些属于正常人、好人的民众，老孙知道应该珍惜人身。面对属于恶劣到变形得鬼样的

贼首、和一群贼匪亡命徒，这些恶人，老孙就不认为应该珍惜他们的人身了。老孙的眼里，黑白善恶是分明的，分明到，稍有不纯，就一概否决。他跟玄奘是想反的，玄奘是黑白混淆，混淆到，哪怕是黑得臭水直淌、他也认为是正常的，对了，他经常是世俗层面的那种糊涂老好人。他们俩，都有善的因素，也都有恶的因素，只是，表现方式截然相反。相反的东西，竟然是一回事，奇妙耶。

实际上，玄奘、行者现在都到了菩萨界的修行，他们绝对不能抱着自觉而没有觉他之心的往下走了。

从最表面的层面上来看，玄奘和行者，都无法与最底层的人类沟通、从而达成问题的和谐解决。从修行的层面上来讲，玄奘和行者，都无法达成与修行人的沟通、遇到不同认识，最终，俩人都选择了诉诸暴力。

暴力，是无能解决问题的最低级选择，是放弃了自我之后，投降的表现。都对别人暴力相向了、快意恩仇了，

怎么能说是投降了？不是你向暴力投降了嘛？向指挥你
诉诸暴力的背后的魔性、俯首称臣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）